浮邱子

序

海秋得年僅四十有四所已成書四書藝體詩三千首浮邱子四十餘萬言而奏議雜著尚未及錄轔矣哉才之奇氣之勇文之多且工如是世有幾人宜乎好之者譽不容口卽憎之者要不能不心折其文也然海秋豈翅一文人之傑哉道光壬辰癸巳間余與游最習見其於時政得失海內人才之賢否進退私居恆爲之憂喜使非浮湛郎署得所憑以竟其志必趫然有以自見者至其篤情倫紀能刻苦

處其所難相知有急損己應之無慍色惟牲激少和一語偶拂輒齟齬及悟仍謝咎雖於余亦然然不失爲君子其爲文也皆自道其所得也時而雲垂海立時而月皎風疏時而玉佩華紳時而斜簪散髻連犿旁魄無有端涯非韓子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者耶是集經緯萬端自成一子湘陰李黼堂爲刊行之上元梅伯言曾亮深於文者與海秋同官農部方撰浮邱子伯言絕賞沒後爲表其墓槀久逸矣余偶得之篋衍屬黼堂並存簡首工既蕆余披覽再過不勝游

舊之感因識詞簡端以紓吾思同治乙丑仲夏雨牕

熊少牧序

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上元梅曾亮譔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岦妣戴恭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爲制藝列書肆中滿街士人模擬相換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雜騷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絜之未幾成詩集三千首其始官禮部主事既兼軍機章京旋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郎中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

爲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事言過當且在已奉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暎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報聞而後彌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疏闊大畧者也君既負才氣久居曹司以爲事無論利鈍成敗有所爲當震爆人耳目苟不得施於事而著之言使吾書出而人以爲古嘗有是言雖工弗貴也

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爲幹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開張形勢尋躡要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臺灣道創唊夷受誣訴事白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柳堂爲石甫賀予於是始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爲會試同考官門下浸至九列譽君者不患無其人顧欲予言爲可否於是嘆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

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嗚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於世迨既死而世無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過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椿寺記與君揖張亨甫柩而歸也未逾歲而君復殯於是輒黯然傷之君娶於羅子儆昭佶昭什昭啓昭孫惇允女二人適李適杜以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葬君於益陽縣東鄉金

繇山之原其友王錫振爲之狀謂曾亮曰銘以慰君乃爲之詞曰

天與以才副之氣神豪語快士所悖大力者推幸以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掣蹶而改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雖埋幽靈不翳

湯海秋傳

桐城姚　瑩譔

海秋湯氏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進士初爲禮部主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爲文章震爍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機章京補戸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下奏章又歷戸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議論及爲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其人訐之

上置尚書吏議君以爲司官朝吏過失當付有司不

可奴隸辱之此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輕不足以儆

據嘉慶中故事爭之

上以爲不勝言官任罷回戶部員外而君方草奏大

有論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

有所暴白於天下爲浮邱子九十一篇篇數千言通

論治道學術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

明經義止信筆初稿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示人

惟止信筆初稿人多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

暎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

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尙書轉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

上雖召見君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爲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鬱抑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君少爲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爲制藝人爭傳其稿市肆售之幾遍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擬之必求其似務備其體已梓者三十餘卷

又好爲文嘗謂其友人曰漢以後作者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爲歸其持論如此

姚瑩曰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甯張亨甫仁和龔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淩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

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尚書之
親貴舉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彈之亦見骨鯁之風
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歙徐廉峯及亭甫以詩相馳
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樹齋以
編修爲言官數論事洊至大用廉峯及君則以言黜
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庵
繼之癸卯臺灣之獄亭甫力疾赴余難因不起猶憶
君探余獄中及出獄後與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亭
甫之喪依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進士最晚以

知州需次亭甫則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樹齋亦以事更罷爲部曹俯仰二十年間升沈存歿若此悲夫

浮邱子目錄

益陽湯鵬海秋著

卷之一

則古上

則古中

則古下

三要

十蔽

甲權

乙權

卷之二

男 [illegible] 編

白術上
白術
訓始
訓終
辨萌
訓化
卷之三
去壅
甲繆
乙繆
甲匡

乙匡
釋均上
釋均下
甲私
乙私

卷之四

儒解上
儒解中
儒解下
直解上
直解中
直解下

仁解
禮解
訓勞
訓通
卷之五
侚變
侚特上
侚特下
三疾
五習
仕解上
仕解下

卷之六

九材
八抑
審類
諷羣上
諷羣下

卷之七

原愛
原憎
四辨
相經
左評

柄言上
柄言中
柄言下
卷之八
訓名上
訓名中
訓名下
釋用
三衡
卷之九
釋和上
釋和下

原宗
原輔
原傳
原封
審任
訓史
訓使
訓令
卷之十
訓吏上
訓吏下
醫貧

刺奢
辨荒
訓廉
訓退
卷之十一
訓厚上
訓厚下
原教上
原教下
辨莠上
辨莠下
儲武上

儲武中
儲武下
卷之十二
釋憂
原刑
植節
甲戒
乙戒
甲慚
乙慚
樹文
右十二卷凡題六十有七凡篇九十有一

浮邱子卷之一

測古上

益陽湯鵬海秋著

浮邱子曰君子毋自智毋自勇毋自功毋自名凡自智以愚天下者不能愚天下者也凡自勇以先天下者不能先天下者也凡自功以蓋天下者不能蓋天下者也凡自名以聾天下者不能聾天下者也君子毋自智智有宗毋自勇勇有守毋自功功有底毋自名名有歸則可謂納之於軌物也已君子出一言思其然不以槩其不然致一行思其濟不以驕其所不濟其然者昌之其不然者滌汰之其濟者廣之其不濟者剗刈之則可謂義之於義理也已君子俞達以出弗病其露也局窋以入弗病其藏也縱橫旁魄弗病其過也老成覓好弗病其不及也猛鷙弗病其勁也委蛇弗病其曲也守嘿弗病其方也靈奇弗病其圓也端慤弗病其質也邑咨弗病其文也則可謂詳之於體段也已君子職跡

有弗踐也耳目有弗攻也思想有弗營也君子居邇以馭遠所弗踐如
其踐執簡以治繁所弗攻如其攻主靜以該動所弗營如其營則可謂
鴻之於作用也已君子納之於軌物然后能裁之於義理裁之於義理
然后能詳之於體段詳之於體段然后能鴻之於作用君子曷施而每
進益上如此也說命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畢命之言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是故君子必於古乎索之曷索之曰於古載籍乎索之
於古師表乎索之於古臣佐乎索之於古氣數乎索之於古符驗乎索
之於古趣尚乎索之則可謂居今稽古也已君子知易總吉凶詩總媺刺書
總政事禮總文物樂總聲音春秋總名分學庸論孟總言行本末少與
書生共其誦讀焉長爲天下國家銷其能事焉遠證古往同其消息焉
近與季世之君毋出一轍焉是故知其反不知其正此秦皇所以重法

律而庳仁義也知其一不知其二此漢高所以坐馬上而罵詩書也知其細不知其大此光武所以崇經術而專章句也知其歧不知其歸此梁武所以富譔述而談苦空也知其浮不知其實此隋煬所以工詞藝而矜高選也知其繁不知其成此唐宗所以懋學問而多慙德也君子不貴也是故讀經則思其意讀史則思其迹思其意則奧而嫻使人變動光明而濟思其迹則炯而嚴使人中正比宜而靜奧而嫻性之導也炯而嚴情之約也變動光明而濟材之徹也中正比宜而靜德之成也成德以範徹材以學約情以節導性以源則可謂於古載籍乎索之也已君子知帝王必有師神聖必有學黄帝學乎大顛顓頊學乎籙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下至漢唐宋明英君誼辟靡不禮孔子而以爲師焉是故履帝王之位而無疚者知尊師者也躬

神聖之資而有成者知就學者也知就學則知所入知所入則陰陽佛釋稗官野史記問詞章之雜不襲於耳知尊師則知所上知所上則巧令孔壬宦官宮妾俳優侏儒之媚不接於目知就學則知所通知所通則毋敢謂討論自一事匡濟又自一事而厭薄圖籍摟拏名物之計可以不作知尊師則知所芘知所芘則毋敢謂儒雅自一流輔拂又自一流而疑惑人材枝離功用之徑可以必去則可謂於古師表乎萊之也已君子上稽世之隆也則帝之臣有若咎夔稷契王之臣有若周邵畢榮下稽世之季也則猶有若管夷吾臣於齊公孫僑臣於鄭孫叔敖臣於楚百里奚臣於秦又其降也則猶有若子房臣於沛公諸葛臣於昭烈周瑜臣於孫策王猛臣於符堅崔浩臣於拓跋蘇綽臣於宇文李泌臣於肅宗王朴臣於柴氏楚材臣於蒙古伯溫臣於朱明是故君有其意謂臣無其意者迂人者也古有其材謂今無其材者迂天者也君有

其意愼勿遷臣有其意愼勿附古有其材愼勿褻今有其材愼勿毅屬此則聖屬彼則狂屬此則奇屬彼則凡屬聖則白屬狂則昧屬奇則敏屬凡則媮屬白則化屬昧則梗屬敏則舉屬媮則廢毋廢斯舉毋梗斯化毋媮斯敏毋昧斯白毋凡斯奇毋狂斯聖則可謂於古臣佐乎衆之也已君子知一代之興亡他焉及其所以跲者而已矣一代之跲亡他焉擭其所以興者而已矣是故夏運跲而商興則商書之言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殷運跲而周興則周書之言曰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秦運跲而漢興則董仲舒之言曰今漢繼秦之後更化可以善治隋運跲而唐興則魏徵之言曰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爲監五季跲而宋興則徵五季尾大之禍收天下之權建久長之計元運跲而明興則懲元季君臣縱弛先肅紀綱後施寬政是故芟其所以跲則國本固國本固則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蘇萬物蘇則災害弭樹

其所以興則君志特君志特則政教新政教新則萬事理萬事理則太平致毋文恬武熙而自謂泰毋國誅民枯而自謂整毋界在芒昧而不思切憂在眉睫而不省則可謂於古氣數乎索之也已君子與治同道則郁郁巍巍與亂同道則戰戰兢兢是故天下亟治亟亂靡不根于一計一念一念調則景星慶雲甘露華雪此其兆則嵩呼告慶河榮表符此其兆則兒童鼓腹耆老龐眉此其兆一念汨則猋風霾雨轟雷苦霧此其兆則山崩彗天川溢殺人此其兆則對積栢癰民膺鋒俠此其兆一計理則鳳儀龜假魚躍鱗游此其兆則寶鼎出土瑞石呈文此其光則禾生三穎芝產九莖此其兆一計舛則蛇鬬蝗飛梟鳴鼠舞此其兆則天儀汗下金鼓自破此其兆則桑穀共生仆柳起立此其光是故治將兆而氣矜者必有不成之功治既差而文飾者必有積諜之禍亂未兆而思慮者必有過人之材亂既亟而涕泣者必有格天之力則可謂

於古符驗乎衆之也已君子勤思而嘿識之擇其可而宗主之稽性則宗天道履事則宗地道律躬則宗聖道服物則宗神道是故以天道治天下尙誠不尙術以地道治天下尙實不尙文以聖道治天下尙義不尙欲以神道治天下尙敬不尙怠尙術者駁勞而失中尙誠者純固而守要尙文者鋪張而不倫尙實者樸純而有理尙欲者貪鄙而好偽尙義者卓犖而自名尙怠者拘罷而失事尙敬者剛強而有爲是故剛強而有爲與躁戾者其指又殊矣卓犖而自名與狂誕者其指又殊矣樸純而有理與苛細者其指又殊矣純固而守要與拙艱者其指又殊矣則可謂於古趣尙乎衆之也已君子戴籍乎衆之又於師表乎衆之又於臣佐乎衆之又於氣數乎衆之又於符驗乎衆之又於趣尙乎衆之然而君子毋自炫其博也毋自悶其深也毋自信其定也毋自悅其安也君子博通而居之以孫深思而出之以易身定而防之以謙心安而

戰之以危居之以孫故不肆不肆故和平和平故爲民物之材出之以易故不駭不駭故中正中正故爲天地之根防之以豫故不梗不梗故清明清明故爲皇王之象戰之以危故不餒不餒故強固強固故爲福祿之符則可謂體道抱德也已君子病不法古之可法戒古之可戒也法戒矣病其不力也法戒力矣病其力於始而弛於末也力於百而弛於一也力於鉅而弛於細也君子弗立於始而弛於末弗立於百而弛於一弗立於鉅而弛於細矣雖然古之適能勿今之乍乎古之創能勿今之留乎能勿繁稱彊辯自文其愚乎能勿借衆自是取怨其下乎能勿鹵莽於恩威之用而虧損於名實之間乎能勿使齦齦者哂儒書不可爲用而訾訾者攻文物而持其短乎是故賈誼述禮樂漢文弗能用劉歆引春秋唐文君問聞此疑古而離其宗者也非所以擇淵源而出治道也安石進前府神宗曰以倣孝儒說井田建文卒以亡此信古而

違其時者也非所以資鼓舞而利推行也君子斟酌古今是以去意必則罔所核周詳理勢是以赴事會則罔所差料量緩亟是以守從容則罔所僨詗察斠借是以執樞機則罔所輕則可謂攷中度衷也已君子於古謂爲可從也弗謂爲可勝也謂爲可化也弗謂爲可借也雖弗謂爲可勝也君子斷斷乎弗謂爲可下也雖弗謂爲可借也君子斷斷乎弗謂爲可威也凡謂古爲可勝者無餘材而伐者也凡謂古爲可下者無元氣而陷者也凡謂古爲可借者有浮念而違者也凡謂古爲可威者有大心而畔者也凡無餘材而伐者匪靡則簡凡無元氣而陷者匪寂則隨凡有浮念而違者匪露則巧凡有大心而畔者匪裂則傷君子雅而不靡樸而不簡壹而不寂婉而不隨英而不露讜而不巧敏而不裂斷而不傷則可謂宗原變應也已君子於今毋毋中人以其不測也毋倦人以其不能也毋狃於其時之不可更也毋諱於其事之不可堪也

毋貪於天之所不可常也毋立於物之所不可即也凡中人以其不測者是謂詐凡僭人以其不能者是謂驕凡狃於其時之不可更者是謂忨凡諱於其事之不可堪者是謂昧凡貪於天之所不可常者是謂倖凡立於物之所不可即者是謂孑凡詐者於古爲賊凡驕者於古爲毒凡忨者於古爲贅凡昧者於古爲蔽凡倖者於古爲澡凡孑者於古爲替君子信而不詐善而不賊和而不驕慈而不毒振而不忨要而不贅亮而不昧馨而不蔽貞而不倖齊而不孑堅而不替則可謂外內兼脩也已君子治寤寐以古治官骸以古治閨門以古治羣黎百姓以古治九州之外八荒之極以古治千齡萬代以古治寤寐以古故擢德性以要之摯擢德性以要之摯故亡恢恑狡猾汙漫突盜治官骸以古故束威儀以要之定束威儀以要之定故亡忞睢暴戾般樂怠慠治閨門以古故惇彝訓以要之壹惇彝訓以要之壹故亡匱於宫寢訌於家邦治

羣黎百姓以古故錯經制以要之宜錯經制以要之宜故亡塡於飢溺狃於愚頑治九州之外八荒之極以古故樹風教以要之化樹風教以要之化故亡鹿駭狼顧彊場血戰治千齡萬代以古故積醇醲以要之思積醇醲以要之思故亡棘心秕政史乘羞稱則可謂始乎有本卒乎無窮也已君子謂規摹可闊則闊之精神可到則到之道德可成則成之禮樂可興則興之以補葅近事爲必不可常以剗襲私智爲必不可大以支離曲辟爲必不可該以委瑣握齱爲必不可振以移學雜舉爲必不可親以孅計小談爲必不可用以偉服瑰稱爲必不可信以離度絕理爲必不可逞以詭體濁神爲必不可安以拘文牽義爲必不可廣以決羣治煩爲必不可精以獵名違實爲必不可問以放析就功爲必不可賴以婉約從志爲必不可[illegible]以輔拂耆老爲必不可咤以瞽史瞽御爲必不可狎以兵戈旱潦爲必不可苟以山川鬼神爲必不可忘則

可謂不迷於所見而不撓於所守也已

則古中

滓邱子曰凡治天下毋狃凡近凡致太平毋貴阿偏愚者所譽智者哂焉不肖者所懟賢者歎焉是故君子武爲枝文爲幹今爲俛古爲仰祖宗以文恢之以文厥德惟新祖宗以文濟之以武除慝禦侮祖宗以武世之以武不能小補后王以古佐之以古是槼是矩后王以古濟之以今無損智臨后王以今市之以今有媿厥衾是故堯舜傳中湯武傳敬因心爲則乃神乃聖春秋傳霸六國傳詐馭世以澆眞源遂殄秦焚詩書晉倡老莊騁其敗壞其何能邦漢泥章句唐剽文學匪無可錄大者類薄宋禮孔孟吾道以特惜其理政倒施白黑明礪士行氣直骨嵩王不自治而蹈於督是故人師先覺車戒前傾芟其狂以作聖也理其駁以尚醇也毋謂質賤爾乃天與之而人忘之乎毋謂運晚爾乃聖作之

而愚弛之乎毋謂國家自有法度爾乃不廣大之而褊小之乎毋謂時俗溺於見聞爾乃不整理之而叢聚之乎是故民物屬然后致名位名位屬然后致文物文物屬然后致德業德業屬然后致久大是故辭渙所不能昔者昔之以其多聞因循所不能樹者樹之以其日新祖宗所不能開者開之以其子孫后王所未嘗聞者聞之以其庶人春秋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是故擧喆挺生或在下也聲華黯淡未可忽也起於草莽之中而嚴於王伯之辨國之杖也俯於使能之末而熟於古今之故物之鏡也是故言損益祖伯益言剛柔祖皋陶言性習祖伊尹言知行祖傳說言休咎祖洪範言敬怠祖丹書言貴賤祖旅獒言勞逸祖無逸以此格君何君不聖以此濟世何世不昌以此植物何物不蕃以此感神何神不降是故任人必辨其材理政必考其學匯其合者不謀匯其精者不覺爾乃原伯魯不說學此周之所自替乎

楚不習誦此秦之所自亡消息而徵者也爾乃董仲舒以春秋决獄是能爲漢名儒朱熹以大學告君是能爲宋醇儒脈落而盛者也爾乃荀卿讀禮而法後王司馬光讀孟子而疑不經賢詰而歧者也爾乃匡衡讀詩而叢巷寺蘇威讀孝經而娟盜賊文弱而辟者也爾乃劉歆讀周官而文其奸王安石讀周官而行其慢經術而差者也爾乃張禹讀論語而貢其諛趙普讀論語而厚其貪柄藉而惡者也爾乃管仲內業可誦首變周公晏嬰儉德可風首演老子存其烈而小者也爾乃吳起學於曾參將不以正李斯學於荀卿相不以正離其宗而繆者也爾乃張良號稱三佐寶師黃老諸葛謹著忠武本習申韓尋其源而左者也爾乃稽康諳莊老重增其放袁說之好戰國策死於短長牿其道而賤者也爾乃陸賈前說詩書漸訛乖詳本末賈誼有志禮樂宣室爾說鬼神寵其對而薄者也爾乃韓愈雖斥佛苛反謂孟墨並用陳亮雖尊孟子

倡言王霸雙行更其端而亂者也爾乃桓榮尋門章句未足為天子之
師沈約樹幟詞華無補於汙君之代劣其具而淬者也爾乃劉義康不
見淮南厲王事是以獲罪冠準不讀霍光傳其功不終短其術而陋者
也爾乃叔孫通之賤而議禮胡廣之佞而號中庸揚雄之阿而擬易論
語何晏之狂而論易林栗之險而講易西銘名違其實而毀者也爾乃
刺虞狄千為穿錐刺蕭炅為伏獵侍郎刺安肅干為歿字碑刺薛昂為
俗佞刺汞錫為雀兒叅政目不知書而譏者也於乎吾道之難人材之
降至於目不知書而譏者則已丞矣天地之仁師儒之義至於目不知
書而譏者則已窮矣以此讀君何君不俚以此馭世何世不僵以此師
物何物不毒以此理神何神不狂是故不學者否善學者賤威古者舊
則古者辟則在蕩之詩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謂上毋威古以實乃典刑也其在小雅之詩曰

哀哉爲猾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於成謂下毋威古以塞乃謀猷也是故博儒雅然後知物則尋統緒然後佐平康熄邪說然後守王是艾近切然後享厚價立泰岱然後庳培塿溯崑崙然後下江濆觀古人之備然後能舉兵刑禮樂洗羣術之陋然後能和天人陰陽是故力小而任重者僨知短而事繁者傷多瑕而理物者誤鮮實而柄國者荒曲路而求邁者大道不舉盛飾而爲好者精氣不藏左枝而右吾者憂患不測近嘌而遠瘖者智察不明一人而兩心者中必亂同謀而異道者外必橫溺然而暮疑者計必左陽泰而陰違者咎必叢食其祿毋思其報者廉恥喪行其政毋知其敝者風會降佞其詞毋反其正者可死便矜其氣毋求其是者出入狂粗闖其說毋究其精者不可與該百代薄癸其伎毋儲其用者不可與除凶勞苟得其情毋精其理者不可與同天地垂齊其末毋

脩其本者不可與輔皇王其在烝民之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於乎君臣上下之交丁甯告戒之要其唯則古乎其唯則古乎君子而不則古則大違於學問之意君子而大違於學問之意則不知所以爲家國天下君子而不知所以爲家國天下則化理斷君子而斷化理則不有榛梗於蕭牆之內必有魚潰肉爛於山谿海甸之外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於乎可不懼乎

則古下

浮邱子曰君子以古之學爲學則以古之問爲問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聖人而天子者貴問也矧乃聖不舜若乎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賢人而相天子者貴問也矧乃賢不仲虺若乎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大夫而賢者貴問也矧乃賢不文子若乎洙泗之間來問業者三千人中心悅而誠服者七十人游於聖人之門而爲士者貴問也

列乃士不洙泗若乎於乎河降則惡流積山降則蔵草豐人降則聰明說代降則意氣橫誰其不古若哉然而乃以古之好問爲不然然而君臣上下厥疾乃不瘳是何也天子不好問則十飾作宰相不好問則九慚興大夫不好問則八隳積士不好問則十剔成十飾維何德弗完則飾其瑕業弗長則飾其忼闇弗廣則飾其陋睹弗親則飾其臆議弗中則飾其枝行弗宜則飾其梗是弗析則飾其惷非弗斷則飾其懦安弗謀則飾其墻危弗捍則飾其敗是謂十飾九慚維何陰陽菑害不詳則對天有慚山川陂裂不詳則對地有慚聖狂出入不詳則對君有慚禍福報施不詳則對神有慚子弟善敗不詳則對家有慚謀議異同不詳則對友有慚材質清濁不詳則對士有慚億兆德怨不詳則對民有慚草木豐耗不詳則對物有慚是謂九慚八隳維何好佚而官守隳好侫而言責隳好雜而名器隳好濫而財用隳好侵而禮制隳好陋而文教

隳好怯而取容隳好私而憲與隳是謂八隳十剝雖何不根而剝皇初不衷而剝性始不質而剝老成不支而剝華贍不辨而剝討治不行而剝劬勞不習而剝訶察不愛而剝惻隱不忠而剝經濟不廉而剝操履是謂十剝於乎問則不飾飾則不問問則不懈懈則不問問則不隳隳則不問問則不剝剝則不問乃其病之到然者乎不問生飾飾生無窮不問生懈懈生無窮不問生隳隳生無窮不問生剝剝生無窮乃其變之茫然者乎且夫固然者可知而可極也茫然者可知而不可知可極而不可極也是故十飾作而天子豈惟不好問已也則無不神聖之時則無不耽盤流遁之時則無不斷心馭世惕惕憍泰之時是謂飾生無窮九懈興而宰相豈惟不好問已也則無不寬端匿跡之時則無不賣榮固寵遜辭取容之時則無不先私而後國家之時是謂懈生無窮八隳積而大夫豈惟不好問已也則無不浮游消搖僻陋慢訑之時則無

不感忽悠闇之時則無不擴事而事其不當事之時是謂賤生無窮十剽成而士豈惟不好問已也則無不盲妄之時則無不楬中肥外之時則無不斲擾忠信孝悌禮義廉恥以蠹蝕人心枝蔓風俗之時是謂剽生無窮且夫天之道其猶響之應聲也國之故其猶水之隨風也是故上不好問則愚弄其下下不好問則愚弄其上是何也天子不自坐其飾是不得不以愚弄宰相宰相不自坐其慚是不得不以愚弄大夫大夫不自坐其隳是不得不以愚弄士士不自坐其剽是不得不以愚弄山林小民未進於朝廷之人是謂自上而愚弄其下士必自利其剽是不得不以愚弄大夫大夫必自利其隳是不得不以愚弄宰相宰相必利其慚是不得不以愚弄天子天子必自利其飾是不得不以愚弄天地山川百神之祀之靈是謂自下而愚弄其上讒自上而愚弄其下不好問之倒施也自下而愚弄其上不好問之慘報也且夫有倒施則必

有慘報有慘報則必有不支秦政隋煬因不好問而賠其國公孫鞅王
安石因不好問而毒其民談之甘陵明之東林大底雖名實持異同因
不好問而縻爛其徒黨謡充類至義之盡則流失敗壞焉有底乎此其
爲不可知而不可極者乎且夫人不自見唯鏡可以呈之今之不然唯
古可以醫之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其嚴乎是言也蓋醫飾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孔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是言也蓋醫懺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孔子曰敏則有功是言也蓋醫惰孔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孟子
曰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是言也蓋醫剽竊四者成就醫則古之學不
廢學不廢則問不廢問不廢由於處中由於求益處中由於自照自照
由於循省循省由於體道體道由於志氣不萎志氣不萎由於天性不
滓求益由於自前自前由於僶勉僶勉由於惜時惜時由於精神不流

精神不流由於人理不棘然則問之時義大矣哉愚問聖寡問多賤問貴少問老謹而馴也聖問愚多問寡貴問賤老問少大而賤也問本得實問末得通問始得微問終得備詳而舉也學焉后問問焉后思思焉后辨辨焉后行漸而進也謹而馴者毋傷慠大而賤者毋傷隘詳而舉者毋傷漏漸而進者毋傷獵毋慠毋隘毋漏毋獵則君子之所為以問終其身也春秋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則且為補之曰問猶濬也不濬將閼且夫惡其落而廢其殖惡其閼而廢其濬是欲不資沾溉而獲百穀不勤疏鑿而順九河也必不冀矣是故廢問者其緒譪貴問者其味長善問者其機活不善問者其態狂春秋傳曰訪問於善為諮諮親為詢諮禮為度諮事為諏諮難為謀此善問也夫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此不善問也夫稱營曲中孟子之意以盡後世之態有挾而不廢問有挾而不問有

挾之以待人問有可挾而挾有幾近可挾而挾有本非其所可挾而挾是故挾之儉俞兒則品俞下大貴大賢而挾己不可矧乃小貴小賢而挾乎小貴小賢而挾己不可矧乃不貴不賢而挾乎最長最有勳勞而挾己不可矧乃差長差有勳勞而挾乎差長差有勳勞而挾己不可矧乃茂長茂有勳勞而挾乎親切之故而挾己不可矧乃瑣瑣牽連之故而挾乎宿昔之故而挾己不可矧乃了無覿面譚心之雅而挾乎其在菀柳之三章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桑柔之五章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夫偏國中而以挾來且偏國中而以本非其所可挾之挾來於是君子愀然傷心泫然出涕抱道了立與時齟齬有上下古今之材不能豁其瘖潰之懷有操舍存亡之界不能挽其惛蕩之神有發強剛毅之槩不能起其沉痼之習有溫恭和兌之容不能折其恣睢之燄雖欲誘掖獎勸以當春箴規指責以當

秋已哉已哉末如之何譬諸農師能教稼而能吹枯撥槁乎匠師能斵木而能鏤冰雕朽乎憂江河之濁而能以涕泣清之乎聞賈豎之爭而能以理道折之乎是故君子有不屑之教誨總根於不忍人之心有不忍人之心總格於各挾其挾之人此曷于請之居以凶矜之謂也此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之謂也悲夫挾乃意氣之病亟之則爲心性之病挾乃人材之累亟之則爲國本之累是故挾一也然而乃有古今升降之殊譬諸好利歛者始試之不過鬻牛馬而覈犀象既而殺人罪莫大焉夫挾之行於天地之間也亦然是故不去忌不可以善學不去挾不可以善問不善學者與癡等不善問者與瘖等不去忌者與耽毒等不去挾者與蟊賊等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則焉有君子而不思發瘖者以洪鐘之聲且提絜蟊賊以藥蟲之長乎而挾有稍近可挾而挾有本非其所可挾而挾挾而不廢問者有忌諱也夫

挾而不問者無思慮也夫挾之以待人問者無顏狀也夫可挾而挾者無度量也夫稍近可挾而挾者無志節也夫木非其所可挾而挾者無底裏也夫且夫挾一也然而乃有古今升降之殊譬諸好利斂者始試之不過斷牛馬而截犀象既而殺人罪莫大焉夫挾之行於天地之間也亦然是故不去意不可以善學不去挾不可以善問且夫不善察者與盲等不善聽者與聵等不善學者與癡等不善問者與病等於乎人其勿爲痞乎

三要

浮邱子曰凡爲天下國家者誠爲要奇爲末大爲要細爲末簡爲要繁爲末雕雕焉其致飾也喻喻焉其有以自媚也喋喋焉其辨博也觥觥焉其內不怍也沈沈焉其以施於四達也裔裔焉其爲羣跡所歸也涵涵焉其意流而風遡也宴宴焉其狃於常而忽於驟也浮浮焉其末有

以信其中之所蓄也譆何其夸也硜硜兮其小也戞戞兮其戭猥而自擾也姁娳兮其外周容以為好也扃扃兮其好察也究究兮取憎惡於其下也錚錚狡狡兮其未有以大過於渠也徊徊徨徨兮夫乃自智其愚也譆何其細也瑣瑣乎其態也陸陸乎其赴事會也叮叮乎其少可而多怪也棼棼乎其緒理而愈棼也隆隆乎其止而未能也屑屑乎其晨夜之勞百舉而十弗成十舉而一弗成也矗矗乎其婞直而繩繩乎其積留也匈匈乎其動擾而壘壘乎其鬱憂也譆何其繁也若乃誠之為者無修嫮無枝離無罅漏無窒礙大之為者無計數無駢旁無稜角無方體簡之為者不爭天下之先不落天下之後不出天下之外不入天下之內所謂無修嫮者纖蔑除而言行白也所謂無枝離者本原正而天人合也所謂無罅漏者事理熟而民物該也所謂無窒礙者精神感而上下通也纖蔑除而言行白者性情純以亮也本原正而天人合

者學問眞以約也事理熟而民物誠者體用周以至也精神感而上下通者氣化翕以聚也性情純以亮故不諱其所亡以爲所有學問眞以約故不暴其所淺以爲所深體用周以至故不矜其所短以爲所長氣化翕以聚故不詭其所疑以爲所信不諱其所亡以爲所有故曰無修嫮不暴其所淺以爲所深故曰無枝離不矜其所短以爲所長故曰無餙漏不詭其所疑以爲所信故曰無窒礙若是則誠之爲與觀夸之爲也奚啻暫壞焉所謂無計數者天下之所不能擠排者也所謂無駢旁者天下之所不能轇轕者也所謂無稜角者天下之所不能毀碎者也所謂無方體者天下之所不能揣摩者也天下之所不能擠排者乃天下之所謂大智大辨也天下之所不能轇轕者乃天下之所謂大信大義也天下之所不能毀碎者乃天下之所謂大勇大剛也天下之所不能揣摩者乃天下之所謂大聖大神也天下之所謂大智大辨第用其

理勿用其術天下之所謂大信大義第用其肯勿用其貌天下之所謂大勇大剛第用其氣勿用其錚天下之所謂大聖大神第用其實勿用其號第用其理勿用其術故曰無計數第用其骨勿用其貌故曰無駢旁第用其氣勿用其錚故曰無稜角第用其實勿用其號故曰無方體若是則大之為與細之為也奚啻霄壤焉所謂不爭天下之先者溫恭辭讓足以有序也所謂不落天下之後者發揚蹈厲足以有事也所謂不出天下之外者博大中和足以有及也所謂不入天下之內者敦愫純固足以有存也溫恭辭讓足以有序有序此有德有德此有極也發揚蹈厲足以有事有事此有功有功此有積也博大中和足以有及有及此有象有象此有譽也敦愫純固足以有存有存此有餘有餘此有終也有序此有德有德此有極疇其疲雜之有事此有功有功此有賴疇其鞅陷之有及此有象有象此有譽疇其塊愁之有存此有蘊有

窺此有終晦其晦基之無淺雜故曰不爭天下之先無軼陷故曰不落
天下之後無惶惑故曰不出天下之外無晦基故曰不入天下之內若
是則簡之為與親繁之為也奚當胥埃焉於乎天下之人之紛紛嚾嚾
也久矣或然其然或不然其然或然其不然或然其然以廢天下之所
謂不然或不然其然以撓天下之所謂然或然其不然以戰天下之所
謂然廢天下之所謂不然而不然者息矣撓天下之所謂然而然者息
矣戰天下之所謂不然而不然者橫矣然而然不然則固人心不死之
定論抑亦凡為天下國家者之明徵大驗也是故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萬物趨之以為常誠故也齊桓創霸而德衰於召陵晉悼復霸而志怠
於蕭魚夸故也山不讓塵海不擇流大故也衛嗣君好察微隱其國日
蹙細故也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布肘知尋斯故也秦皇貪於權執仁義
不施而七廟毀漢武創制踰節天下騷然而孝文之業衰繁故也且夫

衆多之辨不可毋折以聖賢之意也叔季之材不可毋誦於典籍之義也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懋哉也夫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懷誠也夫詩曰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懋細也夫又曰奕奕清廟聖人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逆大也夫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懋繁也夫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執簡也夫是故君子之於爲天下國家也其至矣心淸而不可惛體蔚而不可以名納於事物之所而守其根居乎天地之間而經緯其情形施之乎六合而不竭握之乎方寸而不盈建

之乎一代而不詩歷之乎百世而不更是故聲之緩急出於竅戶之開闔由於樞甯其要治其餘道無兩故德有獨昇能陰乎能陽乎能體本抱神以順於至常乎能萬乎能一乎能執其中央而四方載律乎能兆乎能老乎能勿變易而永以爲葆乎能今乎能古乎能勿忽勿忘而繫遠皇上代之榘乎勤而有之勿自朽之將而思之勿自疑之珍之珍之勿自塵之敬之敬之勿自病之丙提專壹名正事歸需然施設庸有差非則天爲命度抱爲理之紀之綱就其表裏辟彼日月其光熒熒辭發雨露麻麥以青如山如河氣象孔碩如彼鼎彝不可鍛鑄

十蔽

浮邱子曰凡爲天下國家者或好察而反障或好斷而反墉或好動而反墮或好彊而反降或好柔而反嬦或好儉而反剝或好謹而反匱或好厚而反賊或好深而反泄或好安而反窮是何故也古今不熟故習

其流失其源物我不融故測其表失其裏心理不光故襄其髮失其信耳目不實故貿其撥失其真是謂好察反障可充不詳故執其髎成其模稜至不料故中其壞成其留答氣不化故逞其敢成其鑿物議不入故矜其獨成其枯是謂好斷反擠屢于人事忼于天事故天違而入不足以舉精于世事惛于身事故身媿而世不足以齊周于細事荒于巨事故巨咸而細不足以該了于近事膠于遠事故遠塞而近不足以濟是謂好勤反墮優于出令短于揆理故理觀而令不足以蓋優于作議短于斟情故情葬而議不足以昌優于弭怨短于樹德故德替而怨不足以轉優于席順短于控逆故逆積而順不足以存是謂好強反降寇飯雖鑿屋漏之精神不整几杖雖嚴袞冕之關楗不嚴則神聖何以稱焉黼黻雖删文物之藩飾不删則荒雖戢干稜之崖異不戢則觀瞻何以副焉是謂好恭反悔祖訓雖古風氣之延引不古皇朝謀猷科條之

虐取不約則消息何以操焉國費雖減羣小之漁奪不減官常雖東閣
井之奢蕩不束則出入何以稽焉是謂好儉反制縱慾之外毋著一想
閨睫之外毋見一幾邊幅之外毋行一事則大猷何以貫焉衆多之場
毋為一先詰屏之場毋設一奇怨毒之場毋迷一難則妙道何以申焉
是謂好謹反諡慈祥之說厥懦弗振濡忍之說厥恥弗滌涵柜之說厥
迷弗醒則直氣何以張焉愚款之計厥咎弗止織嗇之計厥壞弗休汙
優之計厥悔弗及則人體何以植焉是謂好厚反賊法官高拱積其緒
思俄而左右侍從竊其機械矣左右侍從秘其機械俄而大小臣僚載
其事實矣大小臣僚諱其事實俄而兒童走卒載其歌謠矣兒童走卒
收其歌謠俄而山川草木載其騷殺矣是謂好深反泄后王君公害該
太平俄而學士大夫發其咨嗟矣學士大夫工譽盛德俄而鄉鄰小民
發其憤懣矣鄉鄰小民耕鑿自守俄而奸宄寇賊發其跳梁矣奸宄寇

賊芟夷末畢俄而遠裔荒服發其吞噬矣是謂好安反顛昔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故君子必好學然后理道得理道得然后氣質不爲災沴氣質不爲災沴然后陰陽剛柔適中陰陽剛柔適中然后天地之大美萃乎是矣必好禮然后節文得節文得然后性命不爲枝離性命不爲枝離然后操縱歙闢咸宜操縱歙闢咸宜然后古今之大備萃乎是矣昔孔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豈唯弗畔而天地之大美萃乎是古今之大備萃乎是堯舜湯武之所以爲其君皐夔伊旦之所以爲其臣莫不胎息乎是而效極乎是兩儀四象之所以得其和九州八極之所以得其平莫不主宰乎是而旁魄于是是故博文約禮生全體大

用全體大用生內聖外王內聖外王生於天成地平天成地生兆民厥物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是故君子而不講于內聖外王之旨君子而講于內聖外王之旨以此思察匪苛摯伺詐之察而日月昭著之察以此思斷匪項湯凌轢之斷而雷霆震厲之斷以此思勤匪吏胥倣錄之勤而方皇周挾之勤以此思彊匪武人越悍之彊而鞏固慎完之彊以此思恭匪傀儡描畫之恭而齊莊中正之恭以此思儉匪婦姑屑越之儉而撙節愛養之儉以此思謹匪尺言寸行之謹而百舉不過之謹以此思厚匪薄忠小信之厚而九德兼賚之厚以此思深匪窺端匿跡之深而江海無涯之深以此思安匪循朝保夕之安而泰山不衰之安書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故十弊不去雖有過人之姿而得罪于古之人十弊去雖際末流之勢而可以爲功于今之天下

申權

浮邱子曰主不以權自予而下得而有焉謂之擅以權自予而下仍欲得而有焉謂之移下擅主權其主僞身而不能起下移主權其主或知而或不知且夫或知而或不知此中主以下之通病而奸宄所以簸弄其主之妙道勝算也是故移之云者乃不可見移不可聞膠不可合縫不可分主有先見移以構煽主有後言移以倒顛主有弗學移以稽粘主有不力移以偃息褒佞厭忠移以和同標治諱亂移以燕衎聖己愚衆移以歌頌廢恩任法移以斬伐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其漸漬以朝以夕也詩曰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言其變幻不可蹤跡也是故下銜太脅主德乃滴首滴主德次侵主職既滴既侵我奪其半自半而專其誰競焉國無與競乃兇乃戇乃發厥奸乃騰厥垢乃蝎乃蠹乃极乃莠其主如寄何亡何有雖則如寄乃飾乃章外掌空名標其中朒雖則如寄乃

禍乃防何所据依而假以靈昔孔子之言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
爲泰難乎有恒矣是故齊桓公豈不一匡九合也而權移於三子秦二
世豈不席全勝之勢行督責之術也而權移於趙高漢武帝豈不刱制
踰節也而權移於江充唐德宗豈不奮猜疑立制防也而權移於盧杞
宋神宗豈不銳意圖治也而權移於王安石明太祖豈不芟夷群雄平
壹區宇也而權移於胡惟庸茲六君者儀所謂處雄而自非欲雄而反
雌者是耶是故大木成林必有斧斤多魚爲沼必有網罟怒目橫張必
有監妨紛端好祭必有蔽過轟車競進必有抗穿擠舟亂投必有逆流
滔心從好必有悔懊負氣相高必有訾警熊之雄矣殺皮奈何龜之靈
矣刳腸奈何炎炎之威弗冉奈何屑屑之計弗中奈何鷰之巢矣棟焚
奈何蛛之絲矣網斷奈何諓諓之言弗信奈何姁姁之惠弗親奈何詩
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於乎無末

陰雨之綢繆而侮之者能勿至乎侮之者至而有國有家者之權竟何在乎是故司人職而吞之謂之狠司物職而噬之謂之蟲國有狠而以爲麟鳳謂之倒國有蟲而以爲蕢余壽也謂之惰是故主不固其關鍵不峻其藩垣狠乃將羣不時其薙溝不覺其影金蟲乃將滋蕃其脉絡其陽駐其怪植其常國乃無狠操之以表印之以衷塞之以初固之以終國乃無蟲昔太公之言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主不洗其貪不伐其聚狠乃變爲虎不摘其奸不啟其恩蟲乃化爲狐老者變憂壯者驚猜賤者遁逃貴者朋推狠變爲虎乃物之菑用疑執然樹凡路猜倒上爲下黑白成黑蟲化爲狐乃德之賊是故魯有三家晉有六卿漢有莽操唐有武曌嚕不積乎微成乎顯始乎移淬乎拉乃衝乃突其主藺藺乃否厥邦其主有覗易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允若茲則懺悔其有及乎是故爲 王之道

亟摘猰之爪牙毋使爲虎爾乃更不可以攖奪亟披蟲之腹心毋使爲狐爾乃更膾其蝟而剎其頜亟塞蝝蟓之穴毋潰厥隄而江河以之決裂亟埽蚊蝱之迹毋聚成靁而上凭下簟不得昇息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允若茲則何奸宄之能爲乎是故陰霾不豁爝以青天柝疑根懸大權立焉立天下之大權居天下之定命本天下之先覺作天下之衆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坐開明堂恭己不勢

乙權

浮邱子曰主以權自寺謂之提綱以權使人謂之底績使人有權而權毋偏謂之和平使人有權而權毋雜謂之專壹和平成度專壹成業成度斯賢成業斯桀今也不然使智者圖政使愚者議其然亢一蔽也使勇者衛國使怯者操其進止二蔽也使仁者活民使貪者劍其脂膏三蔽也使義者礪俗使頑者毀其制叨四蔽也於乎使愚議智則智不獨

使怯操勇則勇不必使貪易仁則仁不遂使頑惡義則義不立智不獨則多岐勇不必則中裂仁不遂則窳楛義不立則頹揭其在旄邱之三章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言人不壹則權不重也小雅之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權不重則事不濟也是故大舜權重而僇四凶以服天下伊尹權重而放太甲以庇有商周公權重而誅管叔以光文武之業管子權重而一匡九合盡其長霍光權重而漢不踣諸葛亮權重而治蜀有方王猛權重而苻堅以為五胡之長李德裕權重而唐之叛鎮止其不良司馬光權重而掃除新法以成元祐之治張居正權重而明之中葉以富以彊故聖喆上也豪傑次也不能無疵類而未嘗不豪傑者又其次也之三等者鈞藉權以行聖喆權重然后伸其道焉盡其材焉豪傑權重然后理其術焉標其望焉道勝萬物不勞而致大平材勝萬物操縱翕闢而人不驚術勝萬物排羣疑捍大難而

毋害其成譬勝萬物爲蠅營狗苟所不能撓而虧其實以甚其聲易大畜之上九曰何天之衢亨君子不有斯過而能忘其舍我其誰之志矣乎是故識患其一彼一此伎患其一短一長彼此出則生曲折短長參則起惡患蘭艾同科則香不滿梟鸞並巢則羽不拔東西施爭妍則不甯於室大木小木咸擎則誰氏之爲棟梁十羊九牧則亡羊不知所咎一國三公則嘵嘵百辦而迷不知所歸方是故天下傾擠之慘其必自於以君子耦小人乎以君子耦小人君子必孫必負小人必驕必勝君子孫而負匪人材之禍也小人驕而勝匪宗祏之福也商以文王爲西伯以崇侯虎間之魯以孔子爲司寇以季桓子間之於是道德之脈商不能留魯不能昌唐以郭子儀討安慶緒以魚朝恩間之明以熊廷弼經略遼東以王化貞間之於是兵戎之氣唐不能振明不能存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言君子貴其耑任小人不可參錯其

閒也是故腓大於股難以步指大於臂難以把人不兩立權不旁假非其人重其權謂之虎翼敬其人壹其權謂之枉石攷其學斷其成謂之蓄積豐其力必其往謂之樹立進止唯宜疾徐如意謂之愜適機會靡營氣勢用壯謂之禆益愚心愚目罔持短長謂之足式流譽流慰罔生愛憎謂之兄督且夫君子之與小人自其是非美醜爲斷君子之與君子自其淺深生熟爲斷非好奪是醜好奪美謂之不藏淺好持深生好持熟謂之不詳是故天下枝離之移其必自於以君子覯君子乎以君子覯君子所謂衆擎而易舉同舟而共濟也是固然矣乃其不然者職有屬而材不壹理有共而氣不降學有差而辨不入道有殊而功不雙兩喆相與有險有陽兩桀相使有貞有方周公旦召公奭猶不準其疑信矧乃意忌之人乎蕭何韓信猶不保其成敗矧乃擅竊之士乎狄仁傑婁師德猶不平其短長矧乃險詖之夫乎韓琦富弼猶不泯其異同

列乃港能之子乎易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言君子德與位隆朋類在其度量之內也是故羣智羣勇必有其總羣仁羣義必有其的以聖爲總智勇受裁以中爲的仁義兼該凡毋爲聖裁反欲裁聖者謂之亢毋爲中該反欲該中者謂之詭毋有自照之明而不至於聖不適於中與至於聖適於中者同堂而語謂之鄰毋有知人之喆而俾至於聖適於中與不至於聖不適於中者摩肩楚貌而相對謂之愎於乎五嶽有長百谷有王唯聖唯中則莫敢厲行毋枝枝之而悄違之聖之所以裁羣智也毋撓悍之而果毅之聖之所以裁羣勇也毋姑息之而脆與之中之所以該羣仁也毋剸行之而糾尺之中之所以該羣義也乃操乃縱其權在我磨礪淬厲乃無不可乃上乃下一以貫之淺淫變化乃竟厥施子思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爲天下國家則苦不得成己成物之人而授之權矣是故無平易恬致則無

人物等差無人物等差則無操縱上下無　縱上下則無力量血脈無力量血脈則無豐功美譽是故無其人則憾不使古人治今人有其人則斷斷不可使今之古人脅今人有能伏處而談堯舜之道觀政而通觀衆之意者是亦伊尹周公之亞也慎無曰茲不足為治也彊欲更覓一伊一周以兩之有能富國彊兵尊王芘民而擢出衆之譽奏救時之績者是亦管仲王猛之亞也慎無曰茲不足為治也彊欲更覓一仲一猛以兩之有能聽斷敏給而自任以重忠純豁達而精白乃心者是亦諸葛亮司馬光之亞也慎無曰茲不足為治也彊欲更覓一亮一光以兩之且覓其相當者不得惡知不覓其相似者以兩之覓其相似者不得惡知不覓其相反者以兩之衆皆逆料其相反惡知我不且深信其相當以兩之衆皆暴白其相反惡知我不且狠執其相當以兩之然而俞欲兩之則俞不兩之是何也一之而不兩之言乎君則爲尊言乎臣

則爲貫太川之言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桑眘之言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君尊朔之一人統於位也臣賢訓之一人統於道也統於位者其權正統於道者其權妙其權正者物所歸其權妙者神所勞是故日月並照不可以成晝光騏駼並駕不可以騁康莊田連成寰並琴而鼓不可以爲曲王良造父並轡而御不可以相將是故百醫守病適足致疑一夫爲功衆作皆卑于夫與衆而趨衛衆必裂一人疾持而走麋求不得